

我追尾追到一个丹凤眼美女警察

都市传奇

我追了警车的尾

愤愤,一踩油门就出去,有朝一日老子开了奔驰,哼……哩,追尾了。警车。

一个长着丹凤眼,眉毛上扬的女警察跳下车,满脸怒气地冲过来拍着我的车窗喊,师父教的还是师娘教的,相差五六米你都能追尾,说不定哪天连天上的卫星都追得到尾。我情知理亏,满脸堆笑不断道歉。

丹凤眼还不罢休,对不起就行了?把驾照交出来。

插播下,开奔奔的三大不幸:一、速度太慢追不到小妹;二、身份卑贱被奔驰劈腿;三、刹车不灵和警车追尾。一夜之间,三大不幸均被我碰到了。我由愧疚生出一丝悲愤,瞥一眼那警车,你又不是交警,凭什么要我交驾照。

那丹凤眼一时语塞,仍蛮横地说:我执行任务。我见她蛮横,就说:你执行任务又不是执行枪决,那么凶干嘛,不就是追了一个尾么,知不知道警民要和谐?

丹凤眼说:你追了我的尾还嘴厉害,我这是在执行特殊任务,信不信我铐你?

见围观的人巨多,我立马来了精神,你靠我,我还靠你呢,警察也说脏话,没学过文明用语吗?

丹凤眼那里说得过我,手指我的鼻子话不成句:你,你不要乱说话……

我恍然大悟的样子,对四周的群众委屈倾诉,大家看,警察就可以骂脏话靠啊靠的,平民百姓连说句话都不准,也太欺负人了。

丹凤眼知道我急,大急之下就去摸腰上,我大喊,警察抓人了,乱抓人了……群情激愤。对此我是有经验的,如果走在大街上遇小偷,你说抓小偷,人

们假装听不见;你要说打劫了,人们哗地就消失;但你要是说警察打了人,人民群众一定会围过来,太不应该了,警察也不能欺负老百姓嘛。

丹凤眼急得小脸煞白,指着我有些颤音,我说的是铐,不是靠……我打断她,大家听见没有,她还在靠,靠,难道这就是警察文明用语么?群众都说小伙子说得在理。

丹凤眼几乎快哭的时候,一个交警骑着摩托赶过来了,见她时就有点肃然起敬,说红姐好。又看看四周,小声对这个叫红姐的人说,算了,不要和老百姓吵,走了算了反正是局里报销……

丹凤眼警察的名字叫康红

丹凤眼转身要走,我见形势大大有利于我,加上当晚受了吴哥的鸟气,所以必须发泄一下。伸出手拦住,走,这么容易,你刚才不是要铐我么,你知道这是违反警方文明执法条例第十四款第6小条么……其实我哪里知道警察文明执法条例什么条款,但我知道很可能丹凤眼也不知道,所以就显得很内行的样子。这年头什么能蒙人?专家最能蒙人,什么比专家还能蒙人?伪专家比专家还能蒙人。

我这么一说,丹凤眼果然上当,连那个骑摩托赶来的小交警也上了当,张口结舌地哦、哦。我伸出手说,拿来。什么拿来?证件拿来,我昨晚得你们不是装的,现在冒充警察的太多了,连国安局的都敢冒充。

丹凤眼几乎银牙咬碎,可值勤时主动出示证件倒是条例中有的,她不能不从,从怀里掏出证件给我,我哗啦翻看了,康红,名字好俗,警衔,一级警司,年

龄,嗯,这么小就当警司了,照片,一脸正气,不过没有本人好看,主要是眼睛没那么传神,对了还有眉毛,哎呀这对眉毛简直太漂亮了,像要飞入鬓角去了……生平第一次拿着警官证而又是女警官证端详,不禁有些人神,脸上阴晴变幻。那康红看我口水滴答的样子,颇觉受辱,轻喝道:看够了没有,看过瘾没有。

我才醒悟过来,说过瘾了,把证件交给她。她愤愤然想哭的样子,我忽然觉得这警姐还是很好看,特别是皮肤,简直大有超过青青的可能,以我修炼多年的美学观点,万绿丛中一点红,不算娇艳,万红丛中一点绿,分外灿烂。现在城里姑娘要么偏娇柔要么太做作,要么手可盈握的赵飞燕,要么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杨玉环,突然闪出一员英姿飒爽的花木兰,那才是一道闪电,哈,竟还有些押韵,我不禁为自己打的比方感到满意。

那小交警看不下去了,拍拍我的肩膀,哥哥,差不多就行了,毕竟是执法机构。我这才想起在六扇门前还是不要过于嚣张,加之一夜新仇旧恨差不多都报了,就该好的,让警花出更吧。

康红咬着牙看我,恨恨上车,我对着她的背影招了招手,红姐慢走。

群众饭后无聊,免费看场好戏,纷纷鼓掌欢送。我看奔奔也无大碍,向四周作揖,在家靠父母,追尾靠朋友……觉得这句实在没创意,走了。突然想起,这个丹凤眼不就是昨晚在路上截下我查车的那姐么,当时她也是执行特殊任务,咋个随时都在特殊任务……其实此时我并不知道,未来不久,这个丹凤眼、漂亮眉毛,被小警察尊称为红姐的年轻女公安,就要和我纠缠不清甚

至拳打脚踢,屡屡强迫我去做一个龟儿子的好人。

我一席话镇住了一帮俗人

时光如电,岁月如梭,已入深秋。那件决定我命运的事情,终于随着圣旨般的一张寻人启事,到了。

庄亦归,83岁,台湾首席船王,东南亚排名第二,旗下165艘海船,其中68艘为万吨级远洋轮。25岁时他作为少校军官撤离大陆逃往台湾,退役后与当地一土著独生女结婚。土著本是台南渔村一霸,后做橡胶生意发财,其中女婿庄亦归凭军界人缘立下汗马功劳。1973年,土著因为喉咙卡了一根鸡骨头过世,庄亦归借助土著过去的社团力量,逐渐垄断三分之二的远洋业务,势力渗透到新马泰印尼甚至越南。在屡次经济危机中,庄亦归不仅岿然不倒,还奇迹般将资产扩大三倍。

庄亦归1949年撤离大陆时,其实在成都已有一身怀六甲之娇妻,不料这一别近一甲子,幸好为留个念想,当时还和娇妻在春熙大相馆合影一张以示分别,临分别前把祖上传下来的一对来自后周的雌雄羊脂玉手镯,分而保存……

漫长的58年,庄亦归辗转得知其妻已在等待中去世,但生有一个后代,子女不详,音信全无。半年前,庄亦归的妻子因中风去世,已独享财权的他隆重安葬她后,暗中回乡寻亲,要在风烛残年之际寻找亲生骨肉,好让财产后继有人。经过几个月寻找无果,他悄悄通过公证,悬赏2000万新台币,也就是500万人民币——而灯火,经过三个多月来的努力争取,即将成为搜寻

系统中正式的一分子。

空气凝固,时间停止,当阳桥断,日月无光。当然,杜丘脑子更不够用,刘一本头一次忘记小本本,毕敬再也不热烈地打手机,就连朱亚当,也开始说中文了,他说:庄,庄,装得真像呵你,成年人不要开,开这种玩笑。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,念完这篇寻人启事,不语。此时我愈淡然,他们才愈震惊;他们愈震惊,我也愈有成就感。转头遥望窗外,看白云苍狗,世事沧桑,竟至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场面:一个孤独的高手,一袭白衣在千军万马中信步踱过,忽而淡然一笑,不带走一片云彩,尔后,一人一剑消失在远方……很久以后,那些俗人才惊愕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被劈成两半……

我现在就是那个白衣高手,震住了座下这帮俗人,当然,至于为什么他们被劈成两半后嘴还能说话,我并没有考虑得十分周到。

我保持凝视的姿势很久了,估计对他们形成的气场已完全合围,同时也因为长久凝视已让戴着隐形眼镜的眼睛十分难受,所以收回了视线,他们看到我眼睛红红的,更坚定地认为我这次是动了真情,毕敬首先站起来高举拳头高喊,雄起,雄起。

我说,怎么挣到500万,拜托各位仁兄了,这不是一次战斗,这是改写灯火公司命运的战役。庄船王暗中寻亲,早已惊动了本市领导以及公安、民政部门,原本轮不到我们这个小公司,我也是经过三个多月才争取到这个项目,但政府经过一番寻找才发现,庄亦归离开大陆58年间,那条梨花街已拆迁整改了八遍,原来的街早就不在了。



李承鹏 著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掘得第一桶金后,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,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,而他们要找的那人恰巧就在空姐服务的那趟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,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,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,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[上期回顾]

桑青青提供的线索准确无误,我们找到了逃婚的莫西干头。为感谢青青,我代表公司送给她一部手机,她羞涩地收下了。她约我第二天去吃鹅肠火锅,我兴高采烈地去了,结果发现有位吴哥也在座。为了争得青青的青眼,在火锅桌上,我和吴哥明争暗斗。

优雅张很快就查到了伊岭倒卖小样的证据

职场谋略

优雅张被要求调查倒卖小样的人

知道公司有人倒卖小样,乔治也没什么办法,公司上下人等若干,天知道谁干的,谁又是清白的,打算安抚下老同学就好,顶多想点别的对策,毕竟这里的生意,关系到自己的荷包。可事情就有那么凑巧,偏偏让他眼尖,看到一个特别的三件套小样,放在印有品牌LOGO的密封塑胶袋中,这个三件套的小样都是品牌的明星产品,就来了千套。当时他看到了就说好,品牌经理半开玩笑说:你们的经销商就别想了,别的自营柜还轮不到呢,特意拨出来给上海外场促销用的。现在倒好,促销到重庆水货店来了。

乔治不动声色,假装对这小样挺有兴趣,问贴着假睫毛、化着熊猫眼妆的店员:“有多少套啊?我要50份送客户呢!有吗?能给个团购价不?”

正在神游的店员一听,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抖擞,大呼啊!殷勤地接上来:“有,有,别说50套,100套都有。”

乔治明白了,这样的数字,绝对不是BA级别的能弄得出来的。上海能有这权力的,目标很快就能锁定在几人身上。多年江湖经验的乔治明白,虽然被自己揪到了老鼠尾巴,但也不能顺藤摸瓜摸到了老虎腿上,这可不是好玩的,所以他根本就没打算发扬宋慈的断案精神认真查下去,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只老鼠。信手拈来从古至今,杀人不见血的一招——流言飞语。

传播速度毋庸置疑,品牌经理有点怒,总监说,多大事啊?谁家没耗子?还不见得真怎么着了,年年捕风捉影的事也不少,要是都

信,都是事实,公司干脆成立个廉政小组得了,便让优雅张去调查。

优雅张表面没发作,心里是动了气,她是个要姿态、要职业口碑的人,坠儿偷了虾须镯,晴雯还觉得脸上无光呢,更何况优雅张?且总监事后也跟邢夫人一样,密封了件东西给自己,正是罪证三件套的小样。

优雅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一下午,其他都是次要的,总监没将小样拿出来挑明,意思再清楚不过,要暗中调查,不可学凤姐抄检大观园,走漏了风声。

伊岭暴露了

实情不难查明,抓不到的是证据,赠品都是按照销量来配比,销售主管能保证销售任务的完成,还能将这些小样卖出去,也真正是个人才,而这些东西毕竟是非卖,没有销售凭证,难不成真跟庵改公署一样,请手下喝咖啡、录口供不成?优雅张冥思苦想,布局,放饵,等鼠出洞。

而伊岭这两天有点心乱,特意去杭州灵隐寺烧了平安香,多年的经验告诉她,公司如果乱吵乱闹一阵,倒也没什么,她手脚做得很干净,是不怕的。现在雷声大,雨又半天不见下,心里反倒没底,更主要是优雅张每天平静得跟没事人似的,以前出了这种谣言,做经理的怎么说也会在例会上警告大家两句。伊岭这时更加感慨优雅张销售方面能力有限,人心方面,算不透她。

伊岭只好憋了半年,将私藏的小样扣而不卖,家里都快成仓库了,最重要的是,有命买没命住的豪宅还在供着呢,拖拖拉拉也这么久了,伊岭终于决定给老朋友们打电话销货了。

而在这半年中,也差点没把优雅张折磨到失控,优雅张的

第一步,是密切关注伊岭柜台上的每一举一动,她和苏珊算出,伊岭每个月差不多私吞了柜台赠品的20%左右,如果因为风声紧,伊岭不敢再私扣这20%,那么柜台一定就会多出来,但是,伊岭很细心,她还是按照往常一样,严格控制了柜台的小样数量。

第二步,优雅张居然找了私人侦探去查她,所以对伊岭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七七八八,不过随着她对伊岭的深入调查,意外地发现,对外极其争强好胜的伊岭,居然有非常令人讶异的一个家庭和财务状况,伊岭每月的灰色收入全部在供两套房子和儿子读书。而全家四口人租住在一个两居室的老公房中,老公整日与一帮司机混迹于棋牌室中,拿最低生活保障。婆婆拿每月1000元的退休金,全家人的开销基本依靠伊岭的工资,而伊岭的三张信用卡永远在现金透支状态。

伊岭有这样的家累,也是优雅张始料未及的,出于女人本性的同情与怜悯,她在总监那儿一拖再拖,甚至盘算如何将这场风波平息,非常希望伊岭能够就此收手。

可是当私人侦探给她送来伊岭中铁快运的送货单,优雅张终于下定决心,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交给了总监。并且忧伤地表态,我恨铁不成钢也好,怒其不争也好,事已如此,我不想再管,也不能再管,按道理,这原本就是HR部门来调查,而不是我,她的直属上司。

总监端然无声地抽烟,良久,终于开口:“我之所以没有惊动他人,就是不愿意也不想这件事闹大,影响我们这个团体。我一直很宽容地对待每一名成员,尤其是销售团队,他们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为公司创造财富,我甚至能在别的方面偏向他

们。可是这次伊岭所犯的错误,是最不可饶恕的,她是在犯罪。”总监起身,将未吸完的香烟在烟缸里拧了又拧,低声而又肯定道,“让她全身而退吧。”

优雅张没想到皮球又踢回自己这里。但终究还是要公事公办。

伊岭被迫辞职

伊玲踏进优雅张办公室的刹那,突然敏锐地觉察到了什么。落座后,优雅张给她倒了杯咖啡,伊玲将咖啡放在桌边,一眼瞥见旁边的透明文件夹里中铁快运的货单复印件,上面是最熟悉的自己的签名。什么都明白了。

伊玲快地冷静下来,看着优雅张,咬着唇不答话,微露的牙齿咬着下唇直到殷红,优雅张突然觉得喉头发紧,心里说不出的滋味,但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:“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?”

“没有。”伊玲回答得很轻快,“我不明白,您是什么意思?”

优雅张说:“伊玲,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,也不知道说什么。”

“得了。”伊玲打断她,“就凭货运单?张三李四谁没寄过东西?公司就想定我个罪名?”

“如果HR部门不是有足够的证据,我想也不会轻易去冤枉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员工,我真是为你担心,你还这么年轻,还要养家,供两套房子,儿子还那么小。”优雅张似乎都说不下去了,“我也不知道公司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,我能做的,只有说服公司,不走司法部门。”

伊玲似乎一点也不领情:“如果公司想泼我脏水,扣个屎盆子什么的,那还是让派出所、公安局查个清楚的好。”

优雅张知道伊玲就赌在“真凭实据”上。

优雅张反问:“你认为公司以盗窃、财产来源不明来报案,是对你个人影响大,还是公司吃亏?你知道这个行业、这个圈子才多大,你背负了嫌恶的名声出去,可不是东家不做做西家那么简单。”

伊玲垂下眼帘,她用她的冷静掩饰着慌张,出口的一字一句都斟酌再三,绝不可承认,如钉子户般的强硬态度。因为她太记忆深刻,有过类似的事件,公司如何地赶尽杀绝。

优雅张不想再周旋下去,直奔主题,亮出底牌:“这件事情,总监之所以让我出来,实在是为你着想,念在往日的情分上,没有惊动公司的其他人,不希望你走得不堪。”

伊玲答“好”。再无多言,起来,转身,拉门离开。

伊玲走得很从容,简单的辞职信MAIL后,完全按照一个月的离职期,交接清楚了自己的工作,临走的那天,还按惯例请了全部门的同事,有人猜测伊玲一定因为区域经理一职没有争取到,而另谋高就了。

当伊玲最后一次回公司拿完劳动手册的当天,也许是碰巧,也许是刻意,苏珊和伊玲一起下了电梯。伊玲看着苏珊,微笑:“到底是老朋友一场,最后还是你目送我离开。”

苏珊:“我们应该也同事了快3年了。”又补充了一句,“其实我对你并没有什么偏见。我们不过是为了工作。”

伊玲纠正道:“为了利益。”又一扬脸,“优雅张在销售这方面很弱,她新出的柜台赠品管理政策,一看不就是你以前写的作业吗,老大永远只会将下面人的成绩占为己有。”

苏珊微笑:“我庆幸,我还有利用价值。”